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鐵菴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洪梧

鐵菴集卷二十八

宋 方大琮 撰

詩

題永福董宰溪莊圖

羨君胸次有溪壑眼底塵埃一洗之地獻山湖供入畫天私風月要吟詩貴人豈復知盤谷名世應須學武夷政恐主翁方宦達買山雖早入山遲

題董宰讀書軒

坐衙彈琴和且平退衙讀書鏘有聲琴聲書聲兩相和和氣散作花滿城亦知言游不可起雅俗二者難兼行曩余不敏坐此處軒窻塵土安有名堂前薇花寂寂笑此殆文吏非書生君非異人何能爾吏事不廢心轉清牒紛案集判筆走庭空吏散詩句成嘗聞歐公居夷陵日討故牘繙研精金陵宰鄞政習禮天津容已愁鵾鳴懐哉尹君志古道請把此案一商評

挽趙南塘

初開學禁預招延俄滯周南四十年大振文章驚海內
肯將詁訓讓儒先孤忠自許漢遺老高氣直凌唐謫仙
鳳昔覽輝今已矣危樓百尺尚依然
晚起蘇公以禮郎侍經掌制位文昌端平氣脉真堪寄
元祐光陰惜未長馬邑深憂形諫墨鸞臺寧徙恥書黃
門生最是知心者追配微言淚數行

壽鄉守張秘閣

秋氣高寒公始生禀資多得聖之清官箴未許氷為潔
心事真堪月比明久合紫囊還再世却令皂葢歴三城
憑誰畫記前張政只聽村謡里唱聲
家學淵源令吏師寛嚴殊劑亦殊施豪宗咸服蕥一本
野老齊歌麥兩岐最課休聲無地著芳名姱節有天知
請將郡志從頭數高出蓬中更有誰
老去遇公為地主賸將恩意煦摧頹鼂魚得蔭眠偏穩
鷗鷺忘機熟不猜方喜璽褒天下最又聞玉節日邊來

豐年一飽誰之賜好把禾頭祝壽杯

送俊明李提舉

有美羊城一巨儒蔺坡氣脉最關渠村高懶宿郎官被色養姑乘使者車曩日緑林功未賞今年清社事堪書福星何事輕移去久矣世無公毀譽

幸甚聯臺餘五月户庭微細事皆知山中菊徑多歸思膝下萊衣少脫時吏散庭空無滯牒客來酒盡有新詩耳聞眼見誰虛實寫與行人作口碑

時賢落落嘆晨星世事如棋局又新赤白交馳邊塞急
腐紅消盡國家貧誰令野有横舟者應是朝無惜寶人
握手不堪離思涌願公自愛廟堂身

送廣東趙舶使

百禽收舌後一鶚淩清秋滄波渺浩蕩中有萬斛舟刼
灰燒不盡宗老擅風流典型尚千古雅奥根九疇忠憤
流中壘功名起武侯載彼北方學來為南國游皇風仗
宣布蠻俗頼懐柔偶然得共事顧影非其儔逢迎時一

笑傾吐不復留抵掌談西事強顏愧楚囚見晚別何早
含情酒澆愁惟有加餐祝作歌壯行輈有詔願亟起且
莫事鋤耰顧我何為者一毛在九牛

送李兄赴省

乃翁場屋負高名裹許工夫共講明謝氏弟兄輝玉樹
韋侯父子滿金籯世科莫訝榮寒晙少作曾看到老成
此去家傳衣鉢在想非溫飽志平生

鐵菴集卷二十八

鐵菴集卷二十九

宋 方大琮 撰

記

南劒州學造祭器記

後三代千餘歳古禮廢文物不與耳目接後儒模倣其形製圖而出之故器僅存然太常舊府之所藏士庶不易見郡邑幸有社稷風雷之祀臨期滅裂以吏從事見

者殆焉惟中春秋先聖丁祀先期之三日掃學舍滌器具羅而陳之堂上下仰衿佩肄習士生千載後獲識先王彝器獨賴有此所在多襲聶氏禮圖安于陋而莫知其非古豈獨延平哉此朱文公紹興申請之書所為作也屢請而後可既頒而未遍學者未之盡睹長吏嚮肯留意所謂僅存而幸或識者又未必中程否嘉定壬申三月晦某來倚席益深病之越再歲甲戌三衢晉侯應祖視郡事三日既謁先聖出示此書則公之子司農丞

所授也某捧歸直廬斂袵竦觀制度精密氣象淳古則不接於耳目者已宛然在前回視舊所藏器舛駁龎雜若有所失亟請更之得四十萬緡按書制造如是而豆籩如是而簠簋為俎為尊為爵為坫為罍為洗為鼎為登為槃匜巾篚大畧已具先是得請于今庚使天台劉公允濟未解郡綬日捐俸亦四十萬撤新殿宇及是甫畢役而器亦成則乙亥二月丁前也行事禮文前此循習有畔於書者咸為正之罔敢不如儀祭服書所不載

謹按淳熙類編式敝者新缺者補金費前之半又踰月成而獻官執事始備諸生敬喜曰俎豆之事吾嘗聞之矣蓋而今而後得見之也侯聞而語某曰器末也後世視為古物而想像其典型自當時觀之俎豆直飲食具耳夫子戲而陳之何謂軍旅誘以未學而以是對則器用之末而學寓焉諸生其勿忽某退而申言之祭以教敬器以藏禮折旋進退之頃名物度數之微非直為是觀美也目覩先王之器神往古人之境由粗達精自微

知妙以此成德以此通性命之理俟之所謂學者其在是乎咸曰然抑又有慮焉愛羊所以愛禮自不愛者而言則歲兩丁日用耳又為芻狗然則洗濯之不潔收岀之不時甚傳而不歸者往尚可鑒今幸漸備而制作之功允宜久存此固人所甚愛者然去是矣有職于學者宜相與愛之俾勿壞若夫修益之則在後來者

袁州中和堂記

德進乎學學進乎思思者何一動靜語默必中乎道一

服食寢息必合乎道曽子之日省顔子之不違復姫公之坐以待旦凡仕止窮達皆此學也俄頃弗思則失之終日弗思則滋失之兆於毫芒差之燕越思之不可已也如此况乎晝千里而俟所接愈繁所應愈難息心乘之則弛輕心乘之則流恚心乘之則躁喜心乘之則浮或懲而病于畏或激而病于裂其害政孰甚焉袁刺史滕公之為郡將三年猶一日也不矯亢以近名不姑息以養奸士民安之以廉平稱且于致知力行之功日兢

凜焉迺闢堂之東序剏為堂燕處其中以思所學以祛前數者之害間謂予題其額褒以中和公遂恪拜命且忻然領會于心曰此某所願聞也敢再拜扁之於堂以昭君貺且曰茲堂之名豈亦漢人歌樂職之意乎噫漢儒知經而不知道其說謂經可以飾吏曰飾云者外而非內也豈足與語自反之學哉中和一理也中立則和寓焉人能察於危微之間反于精一之初雖堯舜可為天地可建彼漢儒何足以語此升公之堂問公之學本

之爭中而達之于和善爭公金華人名强恕自循其學之篤與今所扁相為發揮然不建堂於守衰之初而建以貽後來不私美於一已而思與来者共之其用心可謂宏矣或又曰公之政之學之心我知之矣敢問充此學施之政養此心者當如何曰誠

愛方亭記

余友尚書郎鄭逢辰以書來曰先公卜廬西郊瞰湖枕山有圃有堂盡得湖山之勝獨憑危眺遠之意未竟也

暇日與客登山望湖步愈峻眼愈曠有横乎其前者方山也削而聳如植圭焉墳而舒如隱几焉嚴静而莊重如端冕玉立焉倏然起敬覺與心會于是作亭以面之椓元子惡圜之意扁之曰愛方友人潘君牥筆也子方姓也其爲記余昔日舟下過山下繚繞縈迴凡目之所向者皆方也又嘗登麗譙而望之則見其體勢雄抗若抑就平夷而廉隅分明畧無阿附意喟然嘆曰此長樂之得爲會府而端人正士之層見非地靈歟今君表而出

之据要領竒日與山對古松蒼欝相期歳寒其諸異乎世俗之愛者矣或曰君何愛于是乎材以通于時為賢智以周于事為達若夫世尚動而我好静人皆行而我則止此兩生所以見詆于叔孫汲黯所以見哂于弘湯也雖然君子出處自有定見而成與否不與焉封吕之事雖濟終不若廷諍之為正輔曹之仁雖顯終不若依漢之為順世之病方者卒曰僻曰泥曰不達事情則亦止于僻于泥于不達而已惡是名而思有以反之則為

將順為詭隨為逢迎容悦始曰從一時之權而其究乃至禍人之家國毫釐千里之間固不可不精思而深察也易曰義以方外行而宜之曰義則方非不可行之謂孫卿曰五寸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莫大于天下而矩能盡之此絜矩之道則方非執一之謂古之人守道據義窮以立身而教明達以事君而澤行未有不同此方者而又奚病君慷慨喜論事余同朝日所敬既不得久居中或以為宜毀方以求合而君所愛顧若是余與廷

堅尤為世所惡君特以其姓偶合于山不鄙而辱命焉縱君許之山其許之乎自念莬裘將老交游屏絶無由命駕策杖從君于斯亭故具論夫處而能全其方者之難也出而能不失其方者之為尤難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與廷堅登臨之暇試共講焉嘉熙三年三月望日

鐵菴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鐵菴集卷三十

宋 方大琮 撰

文

將邑丙戌勸農文

令歲前入境所至聚落父老出迎度其意望令不淺令亦有欲言者今何幸與汝農相勞問于郊共話心腹事環邑皆山層高而田尺敷寸壟耰鋤艱辛竭地之力僅

足自食輸官之餘糶不出境令念汝農用力勤而收效寡也令亦幸以身家竊食其間顧何以為農謝且為農勸趣耕巡稼出入阡陌不能如古長吏亦少盡吾心爾涉春多雨獨甲子晴乃驚蟄後雷聲應期令為汝農喜有豐稔之兆也種必時培必厚畝必修泉必導纖悉微細令知之不若汝農之知之深也是不待勸絕撓戢追呼抑強梗令不敢有一毫妨汝農毋游惰毋爭訟毋屠販毋冒禁農其慎勿自妨顧有關人道之最大者

令事事之初首以孝悌輯睦為汝告今再以朱文公註解孝經庶人章併刻示汝汝能服行受用無窮人事既盡時和自應倉箱盈止室家寧止然後知令言之不汝欺

將邑丁亥勸農文

連歲以稔告去歲不獨粒米狼戾凡菽麥蔬果之屬皆稔令竊自喜意吾邑為然已而聞他邑亦然他郡莫不皆然此蓋國家之洪福抑上天勸相我民令何力之有亦願我民父老訓其子弟必曰孝曰友與人之族黨鄰

里言必曰和曰忍與人之主佃言必曰貧富相依索者毋太亟輸者毋失期以至飲博盜攘爭訟屠販妨業等事必切切于言朝夕之所施行者無非勸不特去歲春秋出郊兩勸也今臘前三白立春即雨天相我民未艾令為民喜亦未艾父老來前傳杯審聽更相告語益勤乃事有年屢書必然之理謂言不信有如此酒

將邑丙戌秋勸種麥

詔農于春著令也秋既半吏以勸麥告此古者斂時也

令何幸與汝農周旋阡陌間汝知種麥之利乎青黃未接以麥為秋如行千里施擔得漿故禾則主佃均之而麥則農專其利汝知令之喜乎五風十雨膏澤不禱而自應粒米狼戾市價不抑而自平父老謂前未有令將何德以得此汝知令之心乎令生長海濱賦平鹽賤令邑民輸納不甚輕又官鹽之價不啻數十倍下郡心實惻然若月解僅足稍可以寬民者無不為汝猶記令令春之言乎飲博鬭訟屠販皆足妨業方尚氣逐利時笑

俛首南畝者為拙及抵于禁田荒財耗視前日之所指笑為拙者倉箱實而室家樂所獲為孰多今早禾既穫晚禾又堅可謂樂歲父兄子弟胥聽令言毋偷安勤則不匱毋耗蠹儉則足用毋乖爭和則致祥益修人事以迓續天庥于無窮笙鼓賽田神雞豚燕同社非獨田家作樂令亦與有喜色庶幾吾邑不虛得樂郊樂土之名

鐵菴集卷三十

鐵菴集卷三十一

宋　方大琮　撰

序

方氏族譜序

方氏之先出于神農始得姓者曰雷神農八代孫罔帝榆之子也相黄帝伐蚩尤以功封方山食其邑因氏焉子孫以世相傳明與風力並驅回從雷澤之游贊人洪

水在夏曰相勤績中興佐周者叔夐見于秦賞與望與陽見于漢世居河南有曰紘者遭新莽亂過江宅吳自是江左之方悉祖于紘紘生雄為司馬府公雄生儲儕儼和帝時儼負文武材辟三公不就高蹈茅山儕仕至南郡太守儲位歷太常卿黟縣侯有張文臣為之碑自得姓以來其見于文字者如此儕儼之後無聞儲生讚之觀之弘之皆當世知名士讚弘之後星居江浙本祖琡乃覲之之後中間世次莫詳則譜不修之故也琡仕

唐爲都督府長史一子殷符爲威王府諮議統兵征剿任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則僖宗中和四年也中丞之子七其三早世有曰㝅爲户部侍郎其子官于滁因家焉有曰㝅守潭州湘陰簿者有曰廷滔者歴官尚書左丞僕射子孫家于江州吾祖廷範爲温州平固尉歴宰長溪古田長樂邑遂卜居于泉之莆田爲巨族始祖則中丞第三子也累贈金紫而所宰三邑皆閩地父老相傳至今猶號曰長官葢唐季仕擾長史中丞子孫

各家於其官長官既定為閩人愴念故地葉塋祖父以寓松楸之思今烏齊與豐田二穴是也長官塋靈隱山雖仕閩猶為唐臣至六子則王氏之閩矣仁逸水部員外郎仁岳大中秘監仁瑞秘書省著作郎仁遜大理司直仁載禮部郎中仁遠秘書省正字今繪像于廣化寺之薦福所謂靈隱長官六房是也方五季亂所存分裂豪傑無以為歸各仕于其國長官六子適值其會迨宋龍興向之仕于其國者相與歸仕于天子而長官之子孫

彬彬輩出聯翩高第參錯要路遂與中州名臣抗衡而
長官之後始大今其来者各求以功名自見于世方興
而未艾也故合天下之諸方不如莆田之盛合莆之諸
方不如長官之盛枝葉繁衍冠冕輝映所在充牣幾半
于莆詰其從來俱出六房六房之出則本于長官也噫
由一人之身而至于以百計以千計益將以萬計而未
止亦可謂盛矣然人之情少則易親多則易疎吾宗最
以多稱固有一族之支五服之派慶弔往來未盡廢卒

然避逅熟視而揖則其蹤且遠者相值于塗憧憧踵接不相熟識噫由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如塗之人曰塗人者利害不相及之謂也不相及猶可也推其濤將有不得為塗之人者吾用是懼此族譜所為作也得吾譜而觀之猶歸水焉大川三百支川三千或流漫而愈長或瀦滙而滋浩或委蛇曲折已微而復大或不安其所潰溢而四出沿流究竟則同出于崑崙之區黄河之原有本者如是夫凡今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貫穿聯絡同

自一脉中來觀吾譜者尊祖睦族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遠則難合多則必散勢也勢則吾末如之何然人不可有此心也以孝弟之心相孚通則宗盟篤矣風俗淳厚矣吾祖心即吾心也將舉宗人之心皆然有不然者彼獨何心大琮竊慕古之賢人君子皆能自序其先世筆史者亦為標之于其傳前輩有自作譜例載之家乘流行于世譜亦隨之其先世豈能皆賢葢其無所聞知隨世湮沒者多矣以無所聞知之人而得以輝煌於史

冊著見于文集有所附以為不朽之傳則賢子孫之力也顧其同時之人豈無自序自譜者而史之不載集之不行終焉泯沒為人後者其勉之哉前輩曰立法以為譜學者事也蓋以責子孫之好學者吾知勉而已知盡學者之事而已安可逆料其不傳不行而遂已哉需次之隙捜尋舊譜纂輯昭穆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脉絡從而列之則知子孫之多寡後來者能相續修補之則可以衍於無窮而不絶長官子孫必將大有興者安

知其不傳且行也凡我族類相與勉之哉

與畫工黄本軒序

造物之生斯人也吾意其甚勞而不切方其分布耳目鼻口也不知若為而耳若為而目若為而口與鼻目則引而長之耳則翼而聳之而其數皆偶隆之而為鼻方之而為口而其數皆奇而鼻又居奇之偶皮聯于膜膜聯于肉肉附于骨骨牽于筋絡運轉有類傀儡何為者哉逮夫靜而思之細而睨之四肢百骸各有攸宜視聽

言動缺一不可若移鼻于口移耳于目若復足而手之項而踵之則非人類矣造物者又若差巧而可笑本軒所游之藝方其執筆諦視運思而未獲也殆若造物者之甚勞而不切者至其落筆風動又幾于造物之差巧而可笑者是各一技也然而造物之創斯人也均是耳目口鼻也而老少妍媸之不同令夫人也或老焉而自少之或醜而自妍之一不當意則曰我貌不然又曰某然某不然嗚呼是必握平仲而七尺傅坡髯以鉛華而

後可也本軒儒家裔苗必將默會于斯言然豈特為軒

嘆哉

鐵菴集卷三十一

鐵菴集卷三十二

宋 方大琮 撰

題跋

跋叙長官遷莆事始

曩見鄉人凡諸姓誌墓者僉曰自光州固始來則從王氏入閩似矣又見舊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來自固始

詰其說則曰固始之來有二唐光啓中王審知兄弟自

固始諸同姓入閩此光啓之固始也前此晉永嘉亂林
王陳鄭丘黄胡何八姓入閩亦自固始此永嘉之固始
也非獨莆也凡閩人之說亦然且閩之有長材秀民舊矣
借曰衣冠避地遠來豈必一處而必曰固始哉況永嘉
距光啓相望五百四十餘年而來自固始前後脗合心
竊疑之及觀鄭夾漈先生集謂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附
秦宗權王潮兄弟以固始之衆從之後緒拔二州之衆
南走入閩王審知因其衆以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

始人故閩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以當審知之時尚固始人其實非也然後疑始釋知凡閩人所以牽合固始之由嘉定辛巳游宦江右有清江同姓人攜寺丞叔所辨長史自固始遷莆之非曰此寺丞客清江日所傳也因念此編不得之族長而得之他鄉其為寡陋甚矣益知長官因官于莆遂家于莆猶在唐世援據明白其為祛惑信矣敬録于前

述莆方三派聚族

莆之方其派三吾長史一派自長官始居于刺桐巷曰方巷今曰朱紫坊次房秘監在焉析為留橋為後隆為下坊為瀨溪為南門外長房員外有過潮者既歸而居後塘第三房著作居朱紫坊亦有居留橋者四房司直舊居義門闕下曰方倉五房禮部居後塘其三子侍郎光祿寺丞皆在焉葢北自河沿諫議居東至後隆其間曰後塘曰烏石曰後埭前方緜亘不斷大抵烏石山前居其大半六房正字居後塘之觀後其散而他去者所

未論此長官六子而唐長史琡之後也此外如白杜一派其譜以為唐末名閥之後或傳以為長官遺腹子聞前此長官有與後塘序昭穆者更宜考如方山一派析而為大松之鳳冲為山屏為叱石為伯俊令城居之東宅學前則自鳳冲出城外之上坊則自伯俊出龍井則自叱石出其他尚多皆唐泉州長史叔達之後也三派之後皆以絃為遠祖雖世系昭穆莫可推要皆同出一源前衣冠大姓不一然多與編戶之姓同而有非所能

雜者獨吾方姓不甚見于農工商之版其達且溫者各以家世為念而其寒者猶克保其為士人之家以待其興此所以為入閩三百餘年之貴姓而尚有望于來者

記後塘福平長者八祖遺事

長官金紫公唐季入莆居刺桐巷今朱紫坊之方巷是也其第五子禮部公仕于閩自方巷來卜居烏石山前之後塘蓋三子皆在焉曰侍郎曰光祿卿曰寺丞入本朝皆以子貴光祿之長子都官公為慶歷望郎乾道辛卯宅燬

末後後最昌都官曾孫三十八人其尤蕃而昌者福平長者公也長者崇寧乙酉自後塘出數十步卜居後埭是時後埭四姓錯立隴西唐末滎陽廣平太平興國後吾宗少監長子保定之子以天禧後來後隆皆一二百年尺寸不遺力其中間氣脉厚而基址寬皆諸姓日所經行之地獨留以待吾福平之來豈偶然哉甫二甲子崇寧乙酉至今咸紹定庚寅凡一百二十有六年傳世七自福平祖居一令十不啻聚族之盛視他姓過之既而後塘舊居福平長子吳左公諱愷析二子復往居焉今塘埭相

望氣勢緜連接福平之慶益宏遠子孫知其植産之厚而忘其勤勞知其種德之深而忘其事跡雖知其勞與事之一二而忘其歲月之始末及今尚可推久則浸忘之矣福平諱祐字天貺一字平國以長官稱于時嘗聞族黨長上傳為丙午生享年七十二迨嘉定辛巳龍坡蔡祠再修神像于中得福平仲子白岩公諱愷捐金造像一疏父某丙午四月初一日寅時生行年六十九歲至白岩二子和劑局南安丞年月皆具時紹興四年甲寅九月

也以此推之則丙午之傳不妄而享年七十二亦誠可信是生于治平三年卒于紹興七年丁巳七月初二日又見滎陽長上道朝議公後隸諱叔元知邵武軍事道之父以女事福平垂歿以此婿單薄為念始疑其言之過近得嘉祐八年都官公五子分賬觀之僉判享年淺王氏妣翔樓藏書增益先疇都官承先世遺產十貫僉判房得十之二子舍共增產十貫僉判房居十之八是本房共十千之產王氏之勤勞居多然析而為四子則漸少而二府君

居次又析而與三子則益少而福平公居次往往不及千錢之產謂之薄亦宜未幾日增月益至四十千四子復倍之又聞閭巷長上道其所以得長者之名恭約而好禮嗇已而厚人高價買產賤價易廪值歲荒則傾囷無吝色童幼時見楓嶺故老猶能道當時最愛旁溪之清迤邐囊山之上置倉於此卜地於此施行人湯水於此每幅巾野服尚羊道傍農叟村童懽喜出迎曰長者來矣飢食寒衣病藥死棺人人滿意衲子將疏以橋守

寺宇請者無不遂其求凡得於傳說者如此今其尤足稽者廳事題梁崇寧四年乙酉歲是自後塘遷居後埭之前年才四十延壽橋石梁方某同室人鄭氏九娘施五百貫迎仙橋石梁方某施二百貫兩橋刻石皆建炎元年丁未歲時年六十有二林泉院題梁施五百貫紹興三年癸丑四月時年六十有八名氏與歲月之見于碑刻者如此天慶後殿題梁三百貫囊山碑刻三百貫光孝之大藏與羅漢寺各施二百貫棲隱禪院三百貫

施水菴捐錢十萬又捨菴基又置菴田雖歲月不詳而名氏之見于題刻者如此以至崇聖繼善一帶諸剎之梵像多長者所塑又有持神主舊題相示知鄭氏甲辰五月二十七日酉時生是為治平元年其諱以四月二十七日而年不具延壽橋所謂同室云者則長者六十二之時鄭氏六十四尚存福平山歐陽四門詹集游蜀門寄林蘊詩云村步如延壽川原似福平自注云福平即余别墅𦍑北事云福平在郡西北二十里一名卜平則曰福平者據四平集言也之壽藏長者自卜吳左公董役斗山公諱悏奉凡命筆

于庵云紹興改元辛亥臘月三日丙寅興役明年正月告成十七日己酉奉母鄭氏柩葬時長者六十有六推鄭氏之享年其在六旬有六之間乎又六年而長者下世及今九十四年合六代子孫餘二百人將千億而未艾是為前方始祖然則世之以智巧漁獵貧弱以為富者豈能有成縱暫成豈能如是之久遠哉和劑公諱萬遺稿有云十四五歲時習讀每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大父輒語之曰此吾平生受用得力處小子識之嗚

呼仁哉長者之言也艾軒先生集中有挽方天䁲詩其一云長者雖云沒流風尚爾存宗盟修里巷家法在兒孫艾軒莆大儒以長者稱吾祖葢取時人之所共稱之而宗盟家法之語亦以吾祖所以望後人者言之皆紀其實也長者上接累世簪纓之傳下續百世詩禮之澤子孫滿前督教不倦子四人吴左公有聲學校將貢不不仕而能以長兄助其父課子弟于學夾漈先生深嘉尚之端溪丞公諱衡第三子首預鄉書南安丞第十孫

與長者同脉則孫十一人皆當見之紹興甲子鄉薦二又十五年己卯薦亦二遂登庚辰進士文子之祥始兆于此曾孫三十人淳熙丁酉庚子癸卯七年三詔薦者七登第二特奏一漸趨于盛矣玄孫五十三人甫十預薦大琮才品最下偶脫場屋居昆仲先而真才碩能所望以振吾宗者猶未易量也來孫八十餘人預薦者僅一二見七世孫又將詵詵矣吾輩幸為長者子孫而不知其起家之意可乎曰長者何也以其厚者言之也福

平天資有厚而無薄故見之事皆然以此善其身以此延其世顧資不能皆然必學以補之孝弟忠信厚之基也講精行到宗族愛之鄉黨信之鬼神祐之薄者反是狡刻傲妬遂其偏而甚之非薄人也乃自薄其身而忘其祖惟讀書知理義者則無是患矣為其厚不為其薄其居為善人其出為名人將世世不失吾長者之本意因閱譜系既裒集長者遺事而復推明其意以示後之人

方氏仕譜誌

閩第進士自歐陽詹始昌黎語也唐史因之然前一年有林藻矣林歐俱莆人是時莆特唐清源一屬邑耳而擢第為七閩的後百年間聯翩不絕唐季吾方氏始來值五季世士墮在偏方不得策名上國者餘四十年故方未由是選者宋興二十年矣遐陬僻壤爭相貢士以與中州之士並驅而先而莆以未克入職方獨不得貢士氣鬱甚太平興國三年陳氏奉版籍以歸莆陞為郡

士氣百倍預選者有人天下之視莆隱然若一大都會吾長官子孫亦可以備淬礪振作出為世用矣獨以廟學未立無師承為郡缺典秘監之子儀以布衣間關萬里俯伏闕下慷慨上書名震京師咸平改元有詔立學儀傾家貲以助族人從之者翕然河南士之氣始吐二年儀與弟能從子謹言始克舉茂才京師復拜疏于朝請廓其址京人曰此向之伏闕請立學者而今復與其弟姪俱來矣三年學成河南士之氣始張儀遂以是年

與謹言連名擢太常第豪傑之士雖無學校猶興夫豈不能自奮收一第而切切于立學如營私計其愛邦人子弟深矣則莆之有學自吾方氏始太平興國後郡擢第者間一二見然未有登甲科者謹言一舉中的越再詔謹從躡之昆仲俱以甲選為莆唱邦人榮之莆之視方隱然若一藩屛儀止于著作而學宫之祠與郡相終始謹言尚羊諫垣風裁凜凜謹從標表學館徧儀清貫聲名翕翕明道景祐間遂與中州名臣抗衡而天下知

有長官子孫矣方之入莆始鬱于五季復隔于陳氏懷才抱藝而弗克逞以至學成之後是惟無出出則聯翔而高擢焜燿海内之聽聞嗣是横飛捷出合力鏖戰策勛上都他邦斂袂亞殿魁者有人奏賦為南宫高選者有人或通榜而兩三人者雖更僕數參錯鵷行盤旋要路不特以科第自見或以政聲聞或以德望著或以文章傳或以名節顯人人奮勵各求以勤名青史自垂于不朽蓋不徒以進士一途也猗歟休哉吾大父和劑公

以一經名堂實藏書萬卷謂姓名漫漶弗紀將軼立仕版于堂楣以進士標其首特奏次之世賞又次之封贈又次之高伯祖岳陽使君擴為之記深以磨淬望後來益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也版成之二年而大父策名其間版載登仕籍者百二十一人距今五十年來彬彬輩出版溢久矣來者無以容欲更而大之爰取而列之譜系之後既首擢吾祖所以擢第之由復推廣伯祖所以責望之意吾祖積善植德以詒子孫餘三百年詩書有

種公侯有種本厚根深其發暢也易然不學不足以承之則與稊稗何以異暴棄枯燥為不肖子而失其所以種後來戒乎哉雖然學者何記誦多而已乎詞藝精而已乎科第華其身而已乎要必基以忠孝充以器識自其師友講習無非君民事業則其出也光明俊偉為國家聞人而後不負所以學後來勉乎哉必如是而後足為長官子孫

跋建陽趙宰羅源常寧二譜

余遂于朝過建之建陽野無游民問其大夫曰趙君也至其室無留訟意其必有奇策他巧與之語平易近人而已何其局之熟而政之不煩也出福之羅源衛之常寧二譜相示羅源三年拊海濱氓有恩常寧又三年拊定峒氓益有恩至建陽則三為尹矣其熟而不煩也固宜縣與民最親更兩縣乃入倅國朝成法也令須入雖三年而資序之說猶不廢若滿選人令者再則班改後免須入又近例也士大夫指邑為債為湯火有始入縣

齋粘每歲之月于壁了一月則勾去一月惟恐脫之不速也君非再滿選令應可免之例乎可免而不求免非癡乎其必有以也世世以縣為畏途畏愈甚者脫愈欲速心公而政平又以其勤苦者為之惻怛者感之民亦豈忍以其不肖者應之何畏焉此君之所以不憚煩也此非一朝之力也孔門使弟子宰猶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曰及者幾及之謂也曰可者僅可之謂也今須入之法浸壞有班下營遷者有甫至官改辟者古惟彭澤八

十餘日解去若密令數年後化益行其久可知今人銜才舞智于俄頃閒謂足以見長奚以久勞爲其去爲靖節乎余未之見也其才有過孔門之高弟乎有過褒德侯乎余未之見也其伸君者非久乎雖以久而伸亦以久而屈君之屈民之伸也民伸矣君之志亦伸矣其屈者外物耳必將有伸之者余年二十負笈道建陽白首往還歷三紀所聞見十六七令最在江西見西山先生稱行之儲君不去口近余友潛夫劉君去邑老稚擁車

不使去至今經過猶然則民之應之者何如亦西山所亟稱也君慕二賢者惜不遇西山品題而余何足以定之故表其久而伸者以愧世之不安于令者或曰子不及三年乎余兩試邑皆年餘以憂去每恨親民之志未遂既免喪詣銓曹謂成資後惟以理去者可免不聽然則君之得伸其志於民余所愧也亦所羡也嘉熙元年九月二十日莆田方某書于雙溪閣

跋杜正甫藏西山帖

西山先生學問道徳為百世師而性雅不喜書然其片詞半札為世珍愛如是學者倘因是而有所感激焉則周程燈印思所接續若唐碑晉帖束置高閣可也余于是有以知正甫矣淳祐新元辛丑春中後五日書

跋朱文公二帖

余久聞覺軒蔡君名至建安屢遣幣迎之不果來今夏有行役過其廬花木泉石幽閒恬静俯仰久之嘆曰為文公先生學篤信力行三世不墜者獨此一家耳既又

得敬觀先生所與二帖可以想見一時師友親厚之意覺軒岐嶷夙成有受道之質也今年過五十氣貌温雅悉屏萬事沈酣師書隱几面壁而怡然自得意有出于世味之外是真有進于所謂覺者可敬也淳祐初元至日莆田方某敬書

鐵菴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鐵菴集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録監生臣洪梧

鐵菴集卷三十三

宋　方大琮　撰

祝文

將樂謁先聖

民社之難其寄在聖門已然矣某以至拙之才而治不易為之邑然學道愛人吾儒根本時異勢殊要之此心不可一日忘也茍銖寸及人鹿錢無負吾先聖之訓

赤松凌虚真君

邑之秀在玉華真君位焉相傳為神農雨師靈祐公宰斯邑有禱必應令並列閣上邑人飲食必祝某才凉德薄不敢私禱于祠下願雨暘時若毋替相斯民之意則令與拜賜

靈祐公

令斯邑者不知幾人惟公血食不替遂為一邑司命生息以蕃雨暘以時其愛斯民至矣某不才踵遺躅于百

七十年之後方將求庇于公敢不體公愛民之意

蒼龍廟

邑治之東偏璽庚在焉而神實位其中夫豈無意邑以璽爲命輦運欲其速厥積欲其富場竈欲其泄三者如意則邑立矣邑立則神其永血食矣

土地

某披覽圖志祠與縣治同經始且據邑山高處令又與縣治俱鼎新某迎親就養于此舉首見祠必起敬焉神

之庇邑人固矣願庇令之親以及其身與其家令豈敢忘報

謁龜山墓

漢儒近道仲舒一人過其墳者猶下馬况先生程門顔閔唱道東南特起于百世之下某至之日拜遺像于學之舊廬又將訪求讀書之精舍兹又偕其僚洎先生之孫與鄉之大夫士拜于松楸嗚呼道公一世先生之書家藏户誦而邑中人民咸曰吾東家夫子也往往其接

舊聞也熟玩是書尋其感發必有深焉者如是先生其

舉斯㪯

縣學安奉八先生祠

濂溪　明道　伊川　龜山

了齋　豫章　延平　晦菴

後孟子千四百年明道闢其端伊洛弘其源至武夷而

其敎益宣脉絡其間者觔律之諸賢責沈之作遵堯之

錄靜一之數無非衍斯文之緒當全盛際見稱于洛學

者有矣道南之語獨在吾鏞川中興後巍然特存所留以紹前啓後當歸之天蕞爾邑而百世師出焉是用推原其本統詮次其宗派祠學宫而告虔噫道一也山川如昨人物依然登其堂者尚其勉旃毋徒曰瞻遺像而讀遺編

告都官祖享亭成

曰蒲甲族靈隱爲冠惟公支派居其大半景德甲科慶歷郎闈發源浩渺流衍圀宜騎鯨仙游將三甲子宰木

參天山川雄峙中更重和妥祀建亭百有餘年凛焉欲
傾撤而新之屋拆椽換重揭華扁晶采壯觀漕翔一鶚
里貢三賓合戰南宮興者七人敢告亭成適與捷會發
揮先業勇氣百倍簪紳濟濟羅拜松阡六代枝孫咸在
眼前祖德淵深先靈發越相爾後昆固無窮歆毋斷書
種毋忝家聲當能如是九原用歆

聚俗告都官福平二祖

吾祖以學起家每詔若鄉若漕不絕書而試于胄者有

時令合國冑之秀道榜倫于百而聲律之首經之亞崢嶸其閒則金紫祖之後十不啻以遠方抗衡上國遂為朝紳之冠都官祖之後居其七福平祖之後又七之四曰大珪曰大鈞曰辰孫曰演孫皆新國子進士福平種德尤厚來者襲慶決科自紹興之庚辰十八年而為淳熙之戊戌又六年而為甲辰則稍密矣又二十二年而為開禧之乙丑則稍疎矣中間之疎尤甚三十年為一世彈冠于朝覲光于國既鳩冑之英又將集鄉與漕之

奇羣湊翕聚蘭省楓庭聨翩策名則今之密可補前之疎矣某綴班有守俾弟大瑄聚俗以告惟吾祖考克相其成

仁山告后土

城南十里有山曰仁局勢雄偉環合秀峙昔者胡爲秘藏幾春閟之里老野燒成形前此清晝如聞鉦聲或時異光照于郊坰厥有識者來獻山經自乾發祖向丙坐壬内外位置合卦與星去冬破土巨石塞門今冬始壙

又如盤根幾難著力虔禱爾神若或相之可移可平厥土五色又如金凝燥温堅密允矣佳城昔葬先君其里喜成日温于玉圖讖足憑今兹有告暗合默徵其書有云展翼大鵬安穴于頂金籠前横審如所言將相公卿姑寘勿言既葬宜人苟藏者固斯存者寧呵護保佑多謝山靈

種德新庵拜福平長者祠

維公生于治平歿于紹興積善好施以長者稱楓嶺之

秀方坡之清尤于其間若有夙因下為倉宇上卜佳城
創庵嶺巔置田供僧屋後有山種松采薪來者憩飲毋
渴于行故老相傳記其平生毎策驢出野服樵巾長者
至矣歡喜相迎發廩捐金療疾賑貧造橋砌路芳跡不
泯餘二甲子屋老欲傾振而新之是在後人自唐長史
洎于幙賓六世簪紱紹者彬彬公與其父獨若隱淪耕
耨心田大培厥根種德之報不在其身甫一傳後聯翩
策名五世其昌蓄久發宏艾軒詩在家法宗盟後裔謹

之毋替其承相彼庵址移東創新以引以翼有垣有亭憧憧往來讚歎同聲庵故有祠楹桷告成孫曾羅拜涓吉妥靈遺愛勿諼究其儀刑掬水寒泉千年之春

辭方廣禮部及諸墳

某拜命之旬日從吏數輩至與雷陽使君兄孺良從長上帥子弟謁靈隱山金紫公墓下又三日謁方廣山山以方名舊矣儀曹公來宅九跳之正脉面勢宏濶從而祔者五代此某之宗派也每代之中昭穆相從凡四十餘

周官族墳墓之説呂氏深有取焉此山宜與婺之明招等祭亭半坦寶闕閭高安別乘叔祖復創新之于是拜跪飲餕有所矣尤可喜者聚俗亦然烏石山前連甍接棟無一散去者孫枝最蕃登桂籍將六十儀曹房不啻半為金紫六房之冠靈隱首占山川之勝方廣接之尤有力殆與長者之功相稱諸公有持鄉者某始漕于此父老有喜色況上世松楸乎先靈森布其交舉此觴其陰有以相之俾無負父老之望

辭曽祖柏岩宣義墳

甞讀元祐七年十二月范内翰奏疏郊見之夕景氣清霽福應嚮荅都人懽呼謂前未見宣付史館此本朝極盛時也而柏岩公生于是月之八日又二十一日而太孺人生天作之合家道日昌教二子以書縣丞入仕和劑擢第柏岩已不及見太孺人膺初封享上壽而承重者孫耳每見先君大夫具言二父揚顯之志未遂若有望于其後者某頃登西省以言事去茲起臨鄉郡其敢

為門户羞告别墓下尚祈陰相

辭祖南澣和劘墳

長者之後以詩書發身自大父始以大父之學識該博三十九乃登科僅年餘不克享若某之樸訥迂拙餘二十續世科最鈍矣猶侍玉皇香案既退矣猶持漕節按鄉部種于前而穫于後不于其身于其孫大父所未及為者豈徒官職云哉發揚先志俾毋為門户羞為父老羞其尚克陰相之

燎黄

癸巳考贈通直

某等幼學壯行中年通籍親顔有喜庶幾封渥與年俱高曾謂前日之封遂為後日之贈乎乃庚寅季秋明禋大賚凡官升于朝者皆得追榮其親某以皇考為請明年春告甫至皇妣又棄諸孫某等抱痛終天重以稽留誥命為懼兹既即告敬焚黄墓下俛焉想慕音容如昨泉壤之光自今伊始曷報君親教忠訓在

甲午考贈朝奉

往嘉泰壬戌先君携二子入京試不偶開禧乙丑又携以試禮闈既偕仕以親年該初封覃慶再封合請也自是必升朝乃得請封與贈各一某請也皇上頒綍澤之四某乃得與弟某合詞以請稍酬疇昔並携之意非幸歟贈之秩以二合則三之非又幸歟先君壽踰希歲及今猶可存冐不使某等捧觴堂上而燎黄墓下非恨歟五六年趨調者再三十年前趨試者再兄弟皆同昔侍先

君而同令以免喪而同感念嗚咽非又恨歟某留綴朝武某歸霅邑次併告以謝忠孝相勉能不沒其親之名則不徒拜君之賜庶幾幸者侈而恨者釋

丙申考贈朝請郎告廟

某嘉定乙亥侍先君入修門既得缺將行先君慨然曰吾能復入此乎某知先志之有在也前春登班感念斯言茲以遺補執事合宮導引齋恪既沾澤以贈典請可謂榮矣追憶二十年前語益用愴然爷封在遠尚阻告

焚先白于廟尚饗

戊戌告墓

前秋之季綴遹班行明禋禮成考妣加贈益嘗白于廟
避瞻松楸神往未遂嗣以言去罪大責輕幾無顏見墓
下上恩深厚畀以真祠遂得躬行三獻之儀敬燎兩通
之誥考妣其嘉享之

庚子考贈朝散大夫

國家肆頒祭澤許臣子追榮其親者中外無間夫君三

封五贈而為大夫去秋之請猶奉祠日也告第甫至適有鄉漕之命迓從儀物足以將事于是恭奉誥命敬燎墓下人以為丘隴之榮獨念忠惠蔡公以使二親為此官以悦民者悦其親某亦人子也曷報罔極之恩將以二十一日視印即行職在畣諏敢不究厥心以無忝于前修無負于先訓

壬寅考贈奉直大夫妣贈恭人

先君篤愛同氣慶元丙辰張別駕赴潮女兄邀以俱至

則女弟以薛南海赴告冒炎暑取孀孫先妣聞之驚語諸子得毋深入否既出嶺先君曰誼不容已也後四十六年春不肖孫蒙恩移鎮感念舊事悵甚不獲以帥守祿養乃季秋祭澤行先君登六品之正先妣升八號之半君貺與親恩俱隆敢不益思所以報効用先告于行廟而焚黃則有待焉

亡室贈恭人

與君同甘苦游州縣歷班行甫三封下世之二年某使

閫又二年鎮廣皆奉主以行明禋沛澤由宜而恭豈不足慶非封而贈尚其永懷婦人從夫爵此贈之始也有以知君之素志敢先告于廟

演受將仕郎告廟

孫具位兹以子被受將仕郎誥命敢昭告于家廟先世入本朝以儒起家延賞最盛自諫議始厥後班班有之福平長者種德深厚代收科級而上封下延乃自某始積善之慶方此流衍教忠之訓毋敢失墜謹以酒果用

仲虔告

演受將仕郎告室人

夫具位玆以子被受將仕郎誥命敬告于亡室宜人贈恭人林氏十娘追惟平生鍾愛一子策名仕版于此權輿使及見之豈不慰意慈訓如在俾奉周旋謹以酒果用仲虔告

西山玉隆宮祈雨

鍾陵千里之地時乃懲陽玉隆萬壽之宮邦之司命素

稱妙濟敢控微衷臣再至南昌適逢東作雖社節播種幸得雨之應期然土脉久乾甫逾旬而告病飭羽流而演法憑神力以籲天伏願連日為霖俾前功之不廢成雲荷錡幸卒歲之可期

袁州行司祈雨

秋陽久暴驚赤地之如焚晚稼垂枯籲蒼天而有請葢高非遠大叫祈憐伏念臣所部十一州維時七八月繰雲變槁嗟三農望霓之可傷白露過期更數日不雨則

難拯民病孔亟吏責奚逃陳菲薦于公堂控微衷于大造伏願鑒其迫切錫以滂沱轉旱歲為三登使禾盡起苟吾民得一飽輓粟何憂

謝雨送許真君

火老三辰之次亢旱如焚玉隆萬壽之居為民司命屈臨公宇祈沛甘霖望膚寸以難成詞再三而欲竭心乎黙禱憑祝史以無庸人所弗聞荷高真之垂聽陰雲俄合膏澤溥沾非薄德所能感通葢此邦自蒙矜恻仙歸

漸遠物望未休仰止西山馳精神而俱到泊于南畝顧優渥之無遺

謝雨送聖水

以風雨名池而龍實神之此非池中物也必有以推其溥施之功而驗其變化之妙今茲秋陽為沴乞靈祠下一勺之水當為彌天之澤曾謂少蘇枯槁即歸靈湫而遂止乎尚祈不啬其出不倦其施俾沛然霶足以滿農之望慰吏之懇以無負池之名與龍之實

城下龍王廟

自去秋及今龍澤之潛久矣土人以社節為播種之始是日雷雨大作奮躍天衢必有妙于變化者種漸入土若繼此霑洽則不至再瀆神聽今乃土脉槁而烈日燥之雲欲合而狂風散之方欲雨未雨之時偶振其蟄而神其化則一呼吸間四澤皆滿農用之不竭矣吏與民望神之切如此神其克惠相之

戊子諭合屬祈福

魁星堂

啓運聚奎文明之象咸平龍首著為圖狀有赫光芒久
臨莆壤靈祠新安逢掖宗仰郡入職方甲科誰唱大諫
都官二祖振響自時厥後魁亞相望福平種德五世昌
王秋試春闈多列前歎猶有待者占人頭上踏槐鏖戰
叔侄輩行所期聯翩鼓勇西向羅拜英躔庶其陰相

龍浦廟

聚族于神之境者我福平祖距今方五世甲子再周而

人物視他姓為最稠非神庇而何事神如父母敢布其詳由一祖之身始傳而貢于鄉者四而中等者一又三傳而貢者七中等視前倍之四傳而貢者甫十而中等者甫一今試者僅可數而鄉評之所推者亦欲東矣傳至於五孫枝人物日以加多則科名宜亦如之則糾合長少奮其銳氣聯翩策名以慰宗人之望以稱福平所期來者之意伐鼓飲衆庸拜神休

籍桂堂

科名夙定神物司之祠宇肇新士勇倍甚合吾𤼵而通者幾及百人數靈之一枝餘五十輩是亦盛矣猶有望焉某等泝出福平聚居庢埭勇赴飛龍之會須由薦鶚而升㸃朱衣之頭尚祈陰助潤黄榜之墨願續世科

青詞

將樂上元祈福

千室之邑為宰甫爾臨民一年之計在春兹焉祈福吉蠲公宇寅叩高穹伏念臣某材實非長縣名曰樂雖竊

庭闈之養所期田野之蘇諭獷俗以無爭念疲氓之欲
逸撫字勉殫于心力順從全仰于天時百穀阜蕃享耕
耨斂藏之利三農輯睦無水火疾疫之虞

為母太安人保安

小人有母不勝喜懼之情大德曰生敢覬和平之福敬
殫誠赤仰叩圓清伏念臣母甫踰希歲之三曾忝命封
之一夙懷淡志蔬素之日居多晚失齊眉涕淚之痕猶
在行將服政仍恐運奇屬茲元正禱于洪禧晚景曲蒙

于庇祐謝忱敢忽于潔蠲伏願俯憐丹衷革去宿愆老軀長健更祈多筭之增祿養未忘早遂兩兒之願

伯四一致政保安

人情莫不欲壽善願所同天德之大曰生老身何幸實蹐素望敬瀝丹衷伏念臣某紹興遺民寶慶初命女累多而幸皆得壻男息晚而今亦抱孫得延殘喘以至今辰由曾祖再傳之後非不衆多啟高年八袠之祥聿自臣始步行未至于扶杖目力猶能以細書何德以堪知

恩所自茲緣誕日仰荅高真伏祈仁慈更畀康健力行善事付兩兒以家政之傳繼令餘生徼一日非造物之
賜

新居設醮

半生辛勤幸有此屋上帝陰隲克相攸居伏念臣某弟兄相勉以起家志念豈遑于問舍緣祖廬之團聚無所棲蹤奉父命以經營皆依序族實始意之未到由洪造之曲成勉力所難姑先堂宇興工之頃恐犯方隅將以

爰居敢忘昭謝願同家室長承孟母之懽更冀子孫益大于門之慶

永福上元祈福

百里之民繫命自愧非才一年之計在春喜逢錫福吉蠲公宇寅叩高穹伏念臣某猥試窮山來當荒歲飢氓垂殞而復活隣兵雖逞而無虞匪曰人謀實邀天幸歲華更始物意向榮念蓋藏之不殷凜艱食之為慮必舳艫遠輳以寬春夏貴糴之急必玉燭時和以成秋冬上

熟之期是則四民安康百變消弭全賴高真之垂佑敬
修菲薦以控陳拙令微忱乞遂邑人之願小臣深悃更
期國祚之寧庶使邇遐均蒙護庇

六十弟薦父黃籙

身嬰降割可勝失父之悲教許追亡敢控籲天之痛伏
念臣父某當叨封命幸享高齡備歷門户之艱多償兒
女之債八十三年之塵世寧免愆尤五千餘言之玄笈
曲賜拯拔訴蒼旻而上奏冀肸蠁以能通道力大藏招

幽魂于既散精靈不昧認故宇以來歸

選姪薦父黄籙

丱角罔知傷哉無父叩頭有請痛甚籲天俯瀝卑悰仰祈穹聽伏念臣父既愚且拙惟儉與勤暗室自持鮮蹈城闉之跡野疇稍闢克推父祖之心每言得子之歲遲猶覬處躬之晚佚詎期一夕遂棄二孤大德莫酬于百年玄科敬演于三日伏望上蒼降鑒列聖垂慈憫塵世之多愆悉從蠲祓照靈臺之一點俾遂逍遥

廳事成設醮

君恩未報奚敢顧家父志不忘用成作室計數椽之經始逾一紀而僅全茲豈人為端由天造伏念臣某自知材下幸接慶餘堂寢所以庇身居廬急先廳事力未之能所以會族蒞邑再試而日不多登朝屢遷而祿僅給輒因暇日爰繼前修未免稱貸為之其歷辛勤甚矣吉蠲新宇仰荅洪恩伏願高穹垂仁列聖昭鑒

鐵菴集卷三十三

鐵菴集卷三十四

宋　方大琮　撰

祭文

祭江西呂運管代

昔余兄弟從游太史講道麗澤聚四方士觀其雁行一團和氣有質難處辯論迭起呂氏之學有本如是太史謂予體用必備余謹受教过無所試晚落江外見其季

氏如見先生感慨且喜遺言緒論相與追記人謂余帙有賢君子持論平允不激不詭吡贊居多物陰被賜使自展布有大于此八世相門緝熙未墜君方來時日哭其弟半載而强君又逝矣失此佽助出涕彈指舟楫將行我則經紀兒能勉學君則不死四十餘年師友之誼感今懷舊西風一時

祭裘司直

嗚呼利名世梏稚躭耄馳性命天道棄擲如遺君自初

笠早值師資懸悟獨醒已大物微貌古而癯氣和且夷
疆里方寸辨析毫釐蜀班數月治鳳來儀夢懷西山九
牛莫追出入幙中為親少縻色養已矣琴有餘悲君雖
誓墓我欲勵時護闔有守招以卑辭知有薦稿入闉故
遲報墨未乾斯人已矣嗚呼天之生材成者實希可激
薄俗何必仕為彼逐逐者知乎不知為邦惜賢聊敬一卮

祭張帳幹

嗚呼淳熙壬辰奏賦明光東浙名輩也幼誦其文晚見

其子西江同寀也去秋戾止逢迎南浦風神炯炯也入今秋來告病雖數晝諾不倦也南迓使指東餞戎乘尚能力疾也藥裹之餘臨楸對僧劇談自若也夫何高枕四日拂袖千古治命了然也當貴之年遽棄軒冕慘然孤兒誰其諄諄也棺衾備矣舟楫具矣霜露嚴凝靈兮何之也吉治雞絮寫此惻怛屋梁顔色涕泗漣洏不可遏也

祭瑞倅十五叔公

嗚呼叔祖稟資之豐潤器宇之崢嶸問學議論之該博
材具業履之粹明六仕州縣所至有聲此縉紳之所共
敬而鄉里之所羨榮然若有憾者皓首執卷日督課程
四上春官而場屋之願未伸倅還兩年休息無營衆勉
一出行行及京而疾錮之不容闖一武于帝城朝家念
閫重困鹽征孰曉本末鄉都司以公稱嗚呼三十年湮
沈未有拈出其姓名一旦徹廟堂之聽意自此升而大數
限之不獲獻一策于欽翅之庭此朝紳之所共惜而鄉

閭之所歎驚然無足憾者官不昌苟微有及民則為不
虛其生壽不永苟不失本心則為能全其身雖不能壓
聳布而雄雖不能取一障而乘彼外物奚足為重輕某
以祖德族緒為念者儀曹四孫枝四百而羸固宜交奮
力扶簪纓前歲哭嶽倅叔去年哭揭陽兄今哭叔祖連
歲凡三人去春公任者一令春一上南宮而猶有望于
臚唱之三英所失者漸通顯所補者甫萌芽某猶有為
叔祖幸者二千里外携子以行湯藥必嘗棺衾必誠而

倉卒治具又有偶聚宗黨之敬承某昨問疾時曰恃汝無恐顧餘力之未能舟擧告行涓吉發津護視惟謹靈爽安寧陳薄奠以語訣遡西風而涕零

祭亡室林宜人

嗚呼往歲王貤親迎同歸三十二年辛勤百罹余周旋倫紀恐力有所遺也而庭闈悅伯季怡助餕交賓拊幼接卑君佐之無不粗如爨余世故濶疎俾不以攪于思也而婚與嫁不失時數椽可棲數畝雖儉歲可無飢非

君力而誰然則世之以婦職稱者君何多于得而優于為雖多且優勞亦如之暇則談其大父簡肅懿事歴歴不遺或隨所遇若相感發不敢墮節而失枝則又余之益友良規也客京四年覘予色詞見遷不喜曰此危機去年卧牀寸步不移猝鬨火變能跣而馳痛定語余歸哉毋疑秋末冬來恰亦一朞病日居多或時從容與家人辭非獨兒婦女婿之團欒而族戚隣里俱在兹終于首丘豈不勝于京師逝者無憾其如存者之悲初君之

歸余也俱全無故其樂熙熙十六年間天傾地陷手摧足披所恃以娱余老惟君是依曾謂生齊而去相違余亦何樂于斯世顧影而嗟咨經營同穴自有道者視之孰速孰遲呼演子而來前汝母不能及中壽之期而起家植立之勞與種德深厚之澤所以遺汝者不可不知苟知而不忘又將以語汝後之人靈其勿吐此巵

祭嫂陳恭人

中興盛際為乾為淳正獻名相簡肅名卿道同志合匪

徒襟姻兩家諸孫禮法繩繩議嫫早孫靈兮來賓事姑巾帨祭先蘩蘋克相君子敬睦儉仁朱楢油幢于湘于京廉取舊物將錦還閩鸞影遽虧肅持户庭子之能仕期以禄迎世念雲蒔何恙忽傾亦既希壽華朕鮮倫昌不期頤留此典刑闓禧丙寅余婿福清拜夫人聶泊令人陳年運而往猶一輩人表裏齊眉過從春温晚歲哭婦又哭婦兄有來素軒以賢淑稱過建訴哀至莆乞銘余入嶺久安書來頻亦聞慶壽誕日小春方圖走介俄

焉訃臨眼閱三世獨餘老身緘詞一酹感舊愴新歸田
屢請束裝俟征還舍少定百里為程匍匐弔孫或預紼
旐靈其鑒之語與涕零

祭子長弟

嗚呼子長古之人十五入大學逾一年而天府登名見
謂早奇四十曰强仕又四年而策名廣廷未為甚遲五
十曰服政正頡頏華途發紓學業之時羊城一都會臺
閫之立如鼎官僚之布如碁子居其間上敬中協而下

亦以為宜嗚呼子長好善為悦進德不渝氣和無迫促之狀貌澤非衰落之姿距希歲猶二十縱不少延胡遽至斯嗚呼子長入京轉費于四戰入嶺僅及于再朞料檢行橐自嫁女外無遺舊書一橱半子見之留斯種也少亦足百年之貽耕父田而讀父書勉哉兩兒有婦有妹足以寛譬毋慈此非子所不如早歸再酹東送涕泪交頥

鐵菴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鐵菴集卷三十五

宋 方大琮 撰

墓誌銘

判院方公孺人鄭氏壙志

王母夫人鄭故虞部郎中倩之曾孫女貢士彦輔之女門族髙華三女皆賢淑相攸卜妻悉嬪于方夫人其仲也克盡婦道曾大母劉蚤嫠獨力夫人彌縫贊助協成

祭祀定省無缺內得劉毋憚心經營樽節豐潔賓餼外不以俗事入王父思慮故王父得專業講肄闢金鳳齋以教子架斗車樓以藏書創一經閣以垂訓一時齊名之友如王公悅林公宋可蔣公雖黃公庚李公繪林公屢相繼登科第傳者歆羨初調一尉落增城醜地諸公憐才薦于廟堂改授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命下而卒實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年僅四十有一使天少假之事業固未易量也時諸孤幼稚夫人一意幼稚

及大成人婚嫁以序晚歲諸孫繩繩繞膝嬉戲怡弄懽洽亦及于成人以淳熙十一年慈烈覃恩封孺人子男四人過進武校尉廣州都尉鹽場娶宣教郎福清知縣黄童之女繼正奉大夫陳與京之孫女先夫人卒過娶朝散郎審計院顧瀚之女適娶朝散郎知昌化軍黄俅之女達娶朝散郎福州通判林雩之孫女女二人長適朝散郎梅州太守張熊次適文林郎南海知縣薛之穆孫男九人雲昇大輿大琮大鏞大鼎大磬大樞庚章大

興以鄉薦婚于趙氏奏補廸功郎初調餘干衛大琮黍
開禧元年及進士第大鼎預開禧三年計偕皆楚楚嗜
學一經之澤未艾當有相繼以大門户者夫人享年七
十有九後王父四十年而卒實嘉泰二年六月二十二
日其葬也後三十六年而祔以嘉定二年正月十五日
掩壙王父諱萬字盈之世系載紹興三十年進士小録
云孫具位某謹誌

考致政制參宣義方公墓誌

先君諱逵字由甫方在唐李金紫公諱廷範始居莆傳三世至慶歴郎官諱慎從自城析居皇塘又四世至崇寧居後埭則自曾祖諱祐始種德好施以長者稱與妣鄭氏葵福平所謂福平公是已祖諱中妣留氏父諱萬第紹興庚辰進士監行在和劑局以一經名其堂今鄉人所謂一經方家是已先君生于紹興丙子三月二十九日甫七歲而孤事母孺人鄭以孝聞嘗記和劑之語曰經為可貴漢人以金比之陋矣今之時文士鮮克通

經漢儒之語殆未可輕讀書之法與其泛而踈不若一而專苟精其一欲罷不能將無往而不通誠通矣其處足以樂其出足以用此名堂之意先君中歲不踐場屋良有以樂也既又語其子大輿大琮大鏞曰和劑勤苦得官不踰年汝曹勉之開禧乙酉携二子試禮部大琮幸不墜世科大輿亦因濮邸入仕先君歷舉前輩名臣策勵之大輿尉饒之餘干大琮分教延平㸌漕江右皆侍以行其在饒僚友文肅劉公粲制置江淮檄攝參慔

先君曰吾老矣豈復預人事然金陵六朝遺迹在焉因
願往其在豫章愛西山翠岩每携家絕江必留宿又越
境去訪廬阜者累月欣然有得而歸晚傷季子頗倦游
野服家山自號方壺老人大輿以香山輿循陽請先君
曰吾壯年聞薛南海之戚義激于中觸隆暑涉黃茅取
妹氏以歸今豈入南時耶汝第往善為之大琮以將樂
請再三乃從寶慶元年乙酉歲前一日至邑穿玉華洞
登虎頭岩攀躋如飛未一年浩不可留歸數月一疾不

救實三年丁亥三月十六日享年七十二大輿等奔歸母氏哭語曰汝父遺命汝等自忠孝外無他語葢先君卓犖有志尚不茍合重風義雅不信浮屠于世故無不諳然不用以治生産山經地志靡不究竟老校退卒問山川阨塞道里遠近手抄盈篋生平抱負不概見而所以訓飭其孤者皦如也嘉定已巳封承務郎今上御極轉承奉郎以子官升朝轉宣義郎夫人林氏偕封孺人同邑朝散雱之孫女也福平曾孫餘三十人伉儷白首

獨吾家二老今奪一矣越千里歸正寢首丘之願毋憾
病不嘗藥殮不附棺如諸孫不夭何大輿儒林郎前循
州軍事推官將通閏藉娶温陵趙奉直不劭之女大琮
奉議郎前知南劒州將樂縣賜緋魚袋娶福塘林簡肅
栗之孫女大鏞先五年卒娶薛左史元鼎之孫女孫男
四人演孫紹孫詒孫遐孫女四人涓以紹定二年已丑
正月三日壬申葬豐城里林店溪徐嶺大輿等惕焉惟
恐墜先訓或他日有以自見然後乞銘于世之君子以

明先君之心茲姑志歲月梗概云

妣太安人林氏墓誌

先君方壺老人以寶慶三年三月十六日棄諸孫後兩年大與大琮奉母太安人命卜葬于所居莆田縣之豐成里林店溪徐嶺萬松如孩母壽未艾紹定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安人又棄其孫六月初五日穿而祔焉葢丁亥之三月距辛卯之三月僅四年餘百年怙恃之恩已矣天乎痛哉先妣林氏諱守貞生于紹興丁丑十一

月二十八日通判福州諱雩之孫女甫能言父國諭諱天明教以女誡父卒每展卷感泣事母楊氏以孝謹稱年二十四于歸方氏以既不逮事和劑公事姑太孺人鄭氏益以孝謹稱自奉薄惟粢盛豐潔一錢不妄用至義所當為舉手無難色凡細大調度不以煩先君俾得専意教子大輿尉餘干大琮掌教延平贊漕江右侍二老季弟大鏞亦在行既而大鏞蚤世太安人哭之慟大琮轉令長樂請行太安人留拊孤孀獨先君行未一年

歸遂又哭先君大琮自將樂奔歸幾欲無生既葬曰大事畢矣太安人曰門户責重汝父之望未也于是大輿注廣之增城大琮再注福之永福距家信宿屢迎乃得請乘軒入邑童顔壽質父老聚觀欝嘆益還自江右不出者八年一出百餘日以柩歸邑人如失慈母路奠野哭相踵謂令㕔我有恩嘉定甲申遇禋覃封孺人及是先君自宣義郎亦加贈通直郎誥甫下慈明太后壽覃恩太安人膺再封之寵大輿亦轉通直郎大琮朝奉郎

安人曰吾婦人蒙恩哥報汝輩勉之疾將革誦佛聲不絕口大琮泣請曰先君年七十二母年七十五年高養薄兒憾奈何太安人作而言曰毋妨我行汝知吾父母平日所以教汝輩者吾目瞑矣大輿等惕乎不足以顯揚敢不恪承先訓庶幾他日得以下見九原先君官諱洎諸婦諸孫已具前誌茲命長孫演孫敬書納于壙

隱君子方公壙志

方為莆著姓自都官公諱慎從以儒學起三傳至福平

公諱祐以長者稱其子孫之秀傑者出應世用朴茂者恬守家風若夫抱奇偉之姿而務隱約之操其人品豈不尤高哉公諱史字直作長者之曾孫也祖諱恢父諱紹有潛德紹推其弟福清大夫諱士端俾任門户之寄公束髮下筆有奇語福清器之曰他日必瑞吾兄之門弱冠哭父事母陳樹弟及以孝友聞自是足不踐舉場于書無不讀手校唐詩數十家悲懽感慨一寓于諷詠居家未嘗出城市其甥林君寅官貴溪迎請數四乃曰

吾聞信上有趙昌父韓仲止諸人茲行其有合乎酬唱
尤多口不臧否人而談興亡成敗援古準今罔不切中
簡遠聲利周親友急難不計家之有無病垂革口心瞭
然整襟而逝蓋生于紹興乙巳九月十二日卒以嘉定
十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三娶林氏子男三人伯震娶
鄭氏仲益娶許氏叔弓娶黃氏再預嘉定丁卯庚午鄉
書女一人嫁進士黃疇若與伯震鄭氏叔弓皆已卒黃
亦不復留仲益繼及後孫男三人衛娶鄭氏斗郎趙郎

孫女一人嫁進士謝克時曾孫男二人俊生慶生女一人辛卯春仲益以書來告期曰將以十月三十日葬于興化縣興建里赤岐山之原奉伯母命也某幼與仲益交獲從長上談論見其履行如孔門人其經綸如三國人其蕭散簡夷如晉宋人惜乎孝廉隱逸之科世無有舉行之者獨進士一科公又不能俛首其間其子既從之矣使公及見其成其出處庸何傷乃相繼以歿悲夫後二十年幾無有識之者觀公垂歿一詩筆力光門戶

心田種子孫之語必將有興者當衺其言論風旨與其遺稾以請于世之有氣力者庶傳不朽

處士林君景詵墓誌銘

余幼從母游林舅家猶逮事外王母楊氏初外王父國諭諱天明下世久楊自鄞來莆獨支門戶拊孤㨗下以慈稱一子諱珪則余舅也胸次坦夷無寸械如其母會嘉定辛巳明禋賜高年爵授迪功郎素為譙公令憲所知譙漕閩檄攝其屬不就景詵其長子也與余年相若

少長同課社時出聲律警句一再試不利併倦游鄉校弟哲預嘉定已卯計偕景誂喜白其父曰崑可以追場屋之責矣綜理家務過于父而持已寛厚如之每以不及事母鄭為大恨與人交無疾聲遽色雖童豎不欲失其意少得羸疾幾殆矣猶十餘年親友僉曰天不忍殄景誂如此及紹定戊子七月二十三日竟不起年止四十六悲夫娶余家族姑寺丞彬之孫女尤勤儉家漸肥先十有八年卒繼趙氏開府某之孫女男榮公聘王氏

女四人長適蔡端明之孫簫公次許嫁其甥陳某餘未笄區畫細碎付趙氏甚悉始景詵好山游出家巷即太平山心樂之既葬方氏松柏皆手植其孤將以十二月二十日庚申合窆來索余銘余每病夫今之善惡名稱顛倒世人以善為拙稍黠者則諱善之名而不受嗟乎此秉懿至粹至美之物其名豈易得其功用豈易為哉必作而後有必積而後留若吾舅家累世以善聞庸可泯余又疑夫乘下澤御欵段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景

詵之卒距秋試不兼旬語其弟曰得毋妨汝試否豈馳騖功名之志猶未之銷益林為鄉著譜自金紫公悦道議公深之朝散公雱三世通顯矣國諭接父祖文獻有聲太學積舍選垂奏名不克待運屬亦享年告與檄甫下而大期及之景詵以先業為念者名不遂併與年不享世之諱善者非耶天之報善者有在耶銘曰

全其歸從爾先人以游留其餘遺爾後人以休拙固

有在景詵何尤

伯父四一從事壙誌

聚族㕓埭自吾髙祖諱祐始積善好施至今莆人猶傳方長者之名葬福平山占者曰三世而後乃壽且貴曾祖諱中祖和劑諱萬皆蚤世非獨二祖其昆仲亦然既而諸父之羣從三十人稍有享年者和劑之子四察判伯父及希歲先君通直又增之厖眉皓髮逾八望九開㕓埭壽種自制幹伯父始占者之言不爽制幹諱過字仁甫氣稟完厚精悍絕人少而強記頗有場屋之志既

不偶治家益力纎細皆有法度田廬闢婚嫁完蒔花植竹徜徉其間家人忘其為老也寳慶甲申以上登極恩封迪功郎文昌胡公榘制置沿海檄攝其屬不就竊自笑曰人生三十年為一世吾前三十年為舉子業中三十年為兒女役後三十年造物其貽我休乎抱子弄孫了不聞户外事後生有來者起立延坐説舊事不休蓋八十三年不見有一日惰容紹定壬辰以東朝慶壽恩封從事郎詰將下卒于寢四月六日也娶顧氏同邑審

計院澥之長女尤勤儉事姑鄭安人孝謹伯父賴之先二十年卒男二人大椿娶俞通判鳳之孫女大鈞娶李知縣晉之孫女女五人長適三山朝奉大夫通判汀州趙彥宜令封宜人次適儒林郎高州僉判薛一新後一月卒次曰道全以黃冠先卒次適文林郎浙東提刑司幹辦公事鄭涇甫次適進士宋公縉孫男三人龐孫智孫信孫女十五人以十一月二十六日壬申葬豐城里八畝山之原視和劑之不壽每語子姪一經堂成延接

師友考評道義吾時雖幼猶能歷記儒先姓名今老矣及見世科之有續户門之方興苟書種不斷則福平壽貴之種將世世有望二孫請識歲月併及所以期望來者之意姪具位某謹誌

朝議大夫福建叅議林公墓誌銘

公諱致祥字公履家世長樂東林曾祖贈大中大夫諱某為福清鄭氏婿家焉祖兵部侍郎謚簡肅贈少師諱栗乾道淳熙間名臣六經皆有講解而長于易春秋出

入中外林氏遂為福清聞家矣父行言生有異質弱冠
入太學尤通經訓釋畧具為南劍州法曹而卒後以公
贈中大夫公少孤母令人陳氏單持鞠養少師憐而愛
之宦游必携既長端厚凝靜如成人見者曰是殆以器
度承其家者耶用少師致仕恩補官調泉州永春尉捕
盜賞如格不就監行在和劑局改秩知潮州海陽縣再
知永春縣江東運司主管文字通判太平州知道州主
管冲祐觀起為浙江帥司參議官秩滿改福建帥司參

議命下卒于錢塘旅邸享年六十有八時嘉熙四年某月某日也晉階朝請大夫娶陳氏丞相正獻公孫女提舉中丞某之女封宜人男一人進禮迪功郎監慶元府昌國東監買納鹽場女一人適文林郎南雄州保昌縣主簿陳琢正獻曾孫也先卒公為政廉明勤恪詳整微密莅官如家内外井井兩為宰一御以強敏一治以和易而下皆曰賢令也兩佐幕蚤稱為精辦晩更為清簡而長皆曰佳客也為倅而攝守也節浮費以廪米石之

軍兵悅馬為守而隣永也捐俸入以平庫亭之路民德焉而性簡嚴姿方重不吐剛于貴室不養交于游談在潮陽以刷產覈虛籍去在舂陵以救荒嚴泄米去既久仕再詘始漠然無營進心晚就浙幕有終焉志以子官昌國在海外難于迎侍黽勉之官便其養中朝貴人多親舊間有以相汲引意動公視之泊如也林氏自少師公以文學行義為世儒宗風流典刑世守不墜公自幼逮事而能忠厚昭前孝敬壽家族睦隣恤問病扶弱皆

有前一輩遺意歲晚紫紱金章鬚髮偉然人以林氏世德表揚之自不求進世又無氣力能進之者故其可傳止于州縣閒事其陛辭之春陵也首言守臣以軍州給銜令軍政不理武備單弱恐無以為緩急之用次言常平既耗折義倉多移那蓄積消竭恐無以為凶荒之儲上嘉美之凡此皆當世大議論他人視為常談不暇建明者而公便便焉以為職業之所當勉諄諄焉以為理亂之所從出可以觀公志矣初公于中大墓左其山其

原樂其風土曰必葬我于是進禮將以淳祐二年四月
某日葬來請銘予曩為延平郡文學嘗從朋游間記一
事雷公孝友分教時少師為守月朔詣學雷公講易至
飛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章少師卒然問曰是安在雷
公乃徐荅或疑焉及公守京局雷公在政府恍然曰是
林黄中孫耶極力揄揚之年歲間京削及格一出雷公
手殊非公所望也嗚呼雷公賢矣若少師之名德在人
足以壽後如此而公又引之勿替林氏其興未艾乎余

婦公女弟也余從公游殆四十年親愛如一日斂不及哀窆不及視以此負公勒銘以圖長存其可焉銘曰

仕既巇蓄未施銘以碑惟簡肅公之思

徐母孺人趙氏墓誌銘

余紹定二年夏免父喪涉秋偕揚兄謁選乘衢舡兩驟至漲桐江富春間所謂三江口者怒風駕濤來距邑治一舍半不可前望古木藂陰中有室翼然亟拿舟繫其下主人出迎問其姓曰徐名庭蘭相勞苦甚溫遂留宿

則九月三日也雞黍豐腆問其家長曰家嚴入京只老母在奉命謹事客庭户肅而和可敬也時吾友王實之邁以帥幙校嚴陵秋試能誦其諭士文發策語一字不遺且曰夙于莆士夫起敬其趨向益可喜越三夕漲未平恐久溷乃别去行里許又不可前復投一家覺有訑色還舟以待思徐氏之未易得泊至廟山知溺于浙江渡者以千計又至京知没台城爲魚者以萬計皆是日也至今言浙大水者必于是歲處頻則余弟兄當洶湧

中之得所依非幸歟再注邑以歸六年夏又免母喪冬又偕謁選過三江口欲訪故人風帆瞬息過望之憮然明年改端平元偶綴下士于朝其秋庭蘭來見喜甚訝余縞衣以哭兄對更道舊竟夕自是書疏不輟後二秋書來視緘題愕然曰吾母以七月九日棄不肖孤先生賜之銘以紓吾哀余痛毋未已不忍下斯筆逾一年改嘉熙元入秋庭蘭奉命匍匐來告虞祭有日矣將以是月乙酉葬于西山之原某敢重請按其述孺人趙氏世

臨安之富春人父鍾愛之年若干歸同邑徐與夫共處若干年無疾容遽色習勤苦整而辦家浸肥愛其子以學俾受師誨毋怠大夫士艤舟門外亟令迎肅退必問所得于名譚高語有幾喜誦佛書助輿梁施寒飢雖量力無吝色以東朝壽覃恩授初品封垂歿指二幼孫曰是吾家所以傳者享年若干一子庭蘭也娶俞科院某之孫女孫男麒孫麟孫女一人以余曩所見肅而和者推之他可類信惟粥簪迎師剪髮待賓昔書傳賢婦人皆

然令之豢養閭閻者有不盡然而山麓水濵如孺人者乃暗與之合是可書已或謂其得銘非好客之報乎余言奚足以不朽使其家篤此意不倦天之報徐未艾也

銘曰

隆師待賓客啟其後之人兮將秀而文諸孫之繩繩兮謂言不信西山之春兮

李母孺人霍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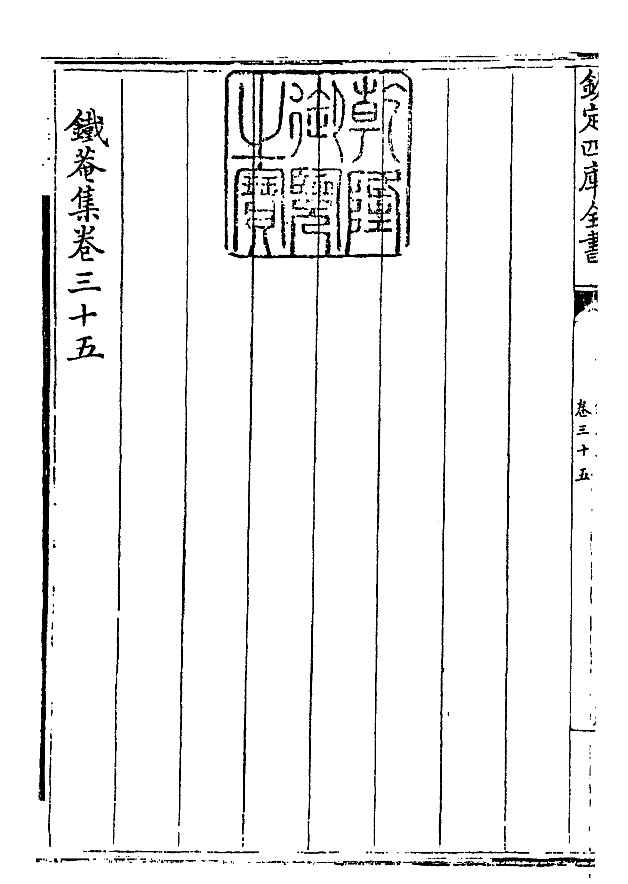
李君伯玉狀其母太孺人霍氏之行來言曰痛哉悲乎

吾母也昔吾先君子入太學既乃以末疾卧榻二年醫藥之奉賓祭之費一手經營無憂惋貧窶色益其順至矣祖妣性嚴重侍側必得其懽容乃退疾亟封股療焉益其孝篤矣日課諸兒受學相其勤惰休沐叩所業誠訓誨如也治家為有法矣兄伯蚤世鞠其孫使有成立表蔣淪謝經紀之如家事族子某惸孤收誨子如已子待人為有恩矣輟餐飼餓者脱珥濟窮鄰乏匱中志未嘗不行也精識足以佐人之猝急緩語足以平里之忿

爭隱約中教未嘗不明也婦人之善止于一行一事而吾母兼之矣伯玉不夭簉仕甫爾而失吾父庶幾母子相依以食此斗升也今若此菽水之懽不常風木之哀無已庚子四月丁巳卒日也辛丑九月甲寅葬日也惟有碣銘當世差足使地下慰意耳余讀而悲焉初端平乙未余校試殿廬得伯玉所對策異之批寘髙第且手抄本以出既以第二人賜第來見恂恂德人君子也今觀太孺人之行與事纖細可紀如此所謂微之顯誠之

不可掩者其有子宜哉四子長伯奮貢士先卒次伯玉也嘗為福建路常平司幹官余將指來建謂可朝夕相聞至則以憂去次伯正伯謙二女周應龍汪振為其婿孫男四長思復餘未名女四長適譚一鶚餘未字銘曰

夫人毋李夫姓亦然為女而藝為婦而賢天報以子不享以年生于番陽葬則臨川尚有後哉瀧岡之阡



鐵菴集卷三十五